

中国近现代日记丛刊



孙宝瑄（1874—1924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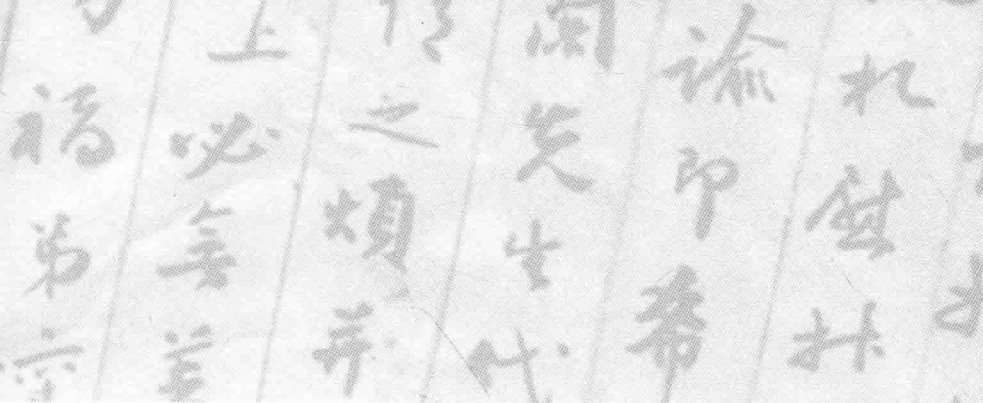
一名渐，字仲巧、仲愚，浙江钱塘人。其父孙诒经曾任清户部左侍郎；其兄孙宝琦曾任清驻法、德公使及顺天府尹，民国后曾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；其岳父李瀚章为李鸿章之兄，曾任两广总督。孙宝瑄虽官位不显，但交游广泛，与章太炎、梁启超、谭嗣同、严复、宋恕、汪康年等都有密切接触，于日记中均有详细记载。

忘山庐日记

上

孙宝瑄
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孙宝瑄 著

忘山庐日记

上

中国近现代日记丛刊

出版说明

孙宝瑄(1874—1924)，一名渐，字仲琦、仲愚，浙江钱塘人。其父孙诒经曾任清户部左侍郎；其兄孙宝琦曾任清驻法、德公使及顺天府尹，民国后曾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；其岳父李瀚章为李鸿章之兄，曾任两广总督等。孙宝瑄以荫生得分部主事，历工部、邮传部及大理院等职，民国初任宁波海关监督，卒于任。除日记外，另有《忘山庐诗存》传世。

孙氏日记初名“梧竹山房日记”，后改为“忘山庐日记”，取“见道忘山”之意。始于光绪十九年(1893)癸巳，之后每年一册，直至去世。因为战乱，日记多有散失，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存光绪二十四、二十七至二十八、三十二至三十四年日记；又藏民国三十年合众图书馆抄本，多光绪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三、二十九年部分。二者合计，今存 1893—1894、1897—1898、1901—1903、1906—1908 年共十年的日记。

孙氏日记于政治时事变动、个人生活行事及读书心得三者兼而有之，内容包罗万千。由于孙宝瑄家世显赫，交游广泛，一方面能够接触到相当多清廷上下官员，洞悉晚清政治，所以记录了很多晚清政治人物的言行与事件；另一方面他所结交的人物中，如章太炎、梁启超、谭嗣同、严复、宋恕、汪康年等等，都是近代中国的关键人物，日记中记载了大量他们互相交往的情形；同

时,他既广泛涉猎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学,也大量吸收西方政治学、社会学等新学说,日记中记载了他的读书心得,其思想、言论我们虽未必认同,却可见处于世变中的士大夫的思想转变。总之,《忘山庐日记》中蕴含的各种内容,具有多方面的价值,故特整理出版,以飨读者。

序

孙宝瑄，字仲巧，钱唐孙子授侍郎^{治经}之次子，慕韩总理^{宝琦}之胞弟，李筱荃制军^{瀚章}之女婿，以荫生得分部主事。生于同治甲戌，与余同岁。甲午平壤丧师，上书主和，谓晚明耻与本朝言和，以致亡国。为主战派所诃。奉母出都，寓沪八年，回都签分工部行走。长沙张文达公赏之，派编书局。文达长邮传，调充庶务司主稿。后与陈雨苍尚书不合，拂衣去。又入大理院。民国初，简宁波海关监督，歿于任，年五十有□。君幼而好学敬兄，家事皆慕韩料理，多楹书供其浏览。同时师友皆绩学劭闻之士，故所得宏富。癸巳以前，好读宋儒书，研义理之学。以后泛览史鉴，于历代兴亡得失，及典章制度之沿革迁变，究其大凡。又喜诵汉魏六朝之文赋。居沪后，获交章太炎、贵翰香、严幾道、谭壮飞、梁任公、夏穗卿、蒋观云、汪穰卿、欧阳石芝、邵二我诸君，遍涉诸子百家，旁及释道家言。又习日文，凡新译东邦书，无不读，尤注重政治、哲学。于清代大儒，服膺梨洲与习斋，故留心时事，嫉朝政之不纲，主张民权，进为君主立宪。佩太炎之文学，而反对其逐满论，但未尝不主革命。尝读《明史》，谓如王振、汪直、刘瑾、严嵩、魏忠贤之跋扈，当时拥强兵如孙承宗者，倘兴晋阳之甲入清君侧，即并闾君黜之，亦无愧于名教，病在胶执程朱之说，拘守名分太过云云，可知其思想进步之一斑矣。君于癸巳年始为

日记，每年一册，未曾间断。今仅存癸巳、甲午合一册，丁酉一册，戊戌一册，辛丑、壬寅、癸卯各一册，丙午、丁未、戊申各一册，共九册。计戊申以前尚缺六册，己酉以至歿世，当尚有十馀册，均于杭州兵燹中失去。君极佩李文忠甲午之战主和，而反对与俄订密约。庚子以后，深知文忠之联俄，有救国之苦心。又佩项城之雄才，谓其赞助立宪，有功于国家。惟现存日记中断于项城罢斥之年，不知辛、壬以后其论如何。君之论学、论政、论人、论事，皆平心静气，不执成见，不尚空谈。如苏、浙各省拒款筑路一事，此倡彼和，狙于路亡国亡之说，君独引各国已事为鉴，谓借款筑路，并非失策，可谓朝阳鸣凤。日记中于友朋酬酢、家庭琐屑，以及诙谐狎邪诸事，无不据实直书，绝无隐饰，盖君固以毋自欺为宗旨者也。君之姊，为余叔岳夏厚庵先生敦复之继室，故余以姻叔称之。每入都，必往来谈讌，至为莫逆。辛亥以后，会面甚稀，今得于断缣零璧中温其绪论，斯诚光绪以来读书明理之君子矣。辛巳十一月尽，叶景葵识。

目 录

出版说明	(1)
序	叶景葵(1)
光绪十九年癸巳(1893)	(1)
光绪二十年甲午(1894)	(20)
光绪二十三年丁酉(1897)	(66)
光绪二十四年戊戌(1898)	(158)
光绪二十七年辛丑(1901)	(291)
光绪二十八年壬寅(1902)	(453)
光绪二十九年癸卯(1903)	(613)
光绪三十二年丙午(1906)	(789)
光绪三十三年丁未(1907)	(949)
光绪三十四年戊申(1908)	(1101)
人名索引	(1253)

光绪十九年癸巳(1893)

十一月

初二日，晨，阴。日中，晴。昼晷短极，倏忽已昏暮。

晏起，读《左传》。晡，阅《明纪》。夕，读谢希逸《月赋》，观郭景纯《游仙诗》、左太冲《招隐诗》及谢康乐诸纪游诗。

初三日，晨，微阴，俄晴。余具衣冠往谒房师戴少怀，师为今科荐卷受知者。既见归，吴修兄、徐博泉适来寓未去。温《左传》。晡，阅《明纪》，兼阅《明史》徐达、李文忠、胡美、茹太素等传。夕，读《月赋》成诵，阅颜延年《应诏观北湖田收诗》，至刘公幹《赠从弟诗》。是晚，风甚。

初四日，晴。起闻仆人言，市将刑人。其一男子惑妇言忤母，母服毒死，斩决。其一妇人与叔通，杀其夫，凌迟。余闻而惨然。俄陆冕偕过，坐未久去。读《左传》，至崔杼子之死，不禁捧腹。日中，阴。晡，日光微透，复晦。观《明纪》，兼阅《明史》李善长、陆仲亨、费聚等传。夕，读孔德璋《北山移文》，词旨清朗，文采明丽。观陈思王《赠徐幹》等诗及茂先、士衡、彦升赠答诸诗。风大甚，夜深，寒气凛冽。

初五日，晴，风犹未息。读《左传》。晡，阅《明纪》，兼览沐英、蓝玉、傅友德等传，风始稍静。夕，仍读《北山移文》，观谢康乐《登江中孤屿》等诗数十首。

余谓太祖之薄待功臣，殆过于汉高。沛公虽猜刻，然蒯醢信、布，罪止三族。若太祖芟夷勋旧，株连累万人，何其残与！郭德成尝醉伏上前，帽脱发种种。上曰：醉风汉发如此，非酒过耶？对曰：臣犹厌之，尽薙乃快！太祖默然，盖隐刺其心矣。

初六日，晴。余兄弟晨诣长椿寺作佛事永日，盖先子忌日也。岁月不居，忽已三年。追忆庚寅岁之今日，作何如情状，不胜悲感！是日宾友杂至，有拜已即去者，有坐良久始去者，有饭后去者，有逮暮始去者，甚觉喧阗。夜尚有焰口，余俟三鼓乃归。是日诣寺中，未携书去，闷甚。因检老僧榻畔，有书数卷，曰《禅林宝训》，览之甚有意趣。其与儒门相通者甚多。有云巧梓顺轮轴之用，枉直无废材；良御适险易之宜，驽骥无失性。又云桂植中途，必无经时之翠；兰生幽谷，终保弥年之丹。盖其篇中俱为住持丛林者戒，故治己治人之道皆备，几不远于圣人之教。

初七日，晴。晏起录日记，读《左传》数叶，已日中。饭后阅《明纪》第六卷毕。太祖已崩，惠帝嗣祚，燕王桀骜不可制，而建文长者，懦弱无断，为之掩卷太息。兼阅王弼、冯胜等传，又观《太祖本纪》。夕，月明如昼，风大作。读《北山移文》成诵，观陈思王《美女篇》暨《白马篇》，又陆、谢乐府及缪、陶诸人挽歌，又观王贻上诗。

初八日，晴，微风。晏起录日记。俄顷介轩过，坐良久去，已日中。饭后诣厂肆，欲购《四库未收书目》，不获。归阅《明纪》第七卷毕，睹燕王杀戮之惨，不胜发指。夕，读《离骚经》，及仲宣、公幹诸人《杂诗》。二鼓寝，月犹未落。

初九日，晴。晓起，约冕侪具衣冠偕赴市观秋决。值囚车方出，犯者约十余人，众蜂拥至，入其南，有囚棚止焉。其东北复有棚南向，状如屋脊，监刑者所居也。旁有小棚，祀刑具，俗呼曰神

器。自明至今数百年，杀人无算，血迹斑然，似钝甚，而用之若新发于硎，亦奇物也。是时，刑部各官并至，执事人布满衢路，执戟数十人皆立而待，云候旨。盖凡部臣具狱上，其生与死犹候上意，故必俟旨降乃决。须臾，群呼曰：至矣。则见警蹕者前趋，有监刑牌、清道牌数对，中一美少年，不知为何许人，朝服轻骑，端奉黄篋，徐徐行。继一老者，服乘如前，从之。其后有朱轮二，皆刑部长官。既至棚，咸降车入，南向坐，余执事官旁立，冠裳齐整，书吏唱名，众拥罪人出前跪，报名讫，牵而东，众皆随之。俄顷欢呼而西，一人持首级，血淋漓趋而前，报首级到。于是吏复唱名如前，如是者凡四而毕。然其后三人皆绞，唯前一人独斩，盖其犯较重也。余得生还者六人。时众皆散，余及冕侪亦归，入中厨，窥水瓮中影，云祓除不祥。

午后，偕仲驥驾小车，出广安门，游天宁寺。寺有古塔，高矗云端，犹隋时所造。塔之北有铜佛，亦二丈余。应试举子率以青铁掷其手，以卜中否，习以为常。塔之西为寺正院，堂宇深邃，庭植白皮松数本，苍郁可爱。迤而北，曲折行入一曲院，登高台，有小阁数椽，闲静无尘浊气，启窗可以远眺。余挟诗一卷，高吟其中，乐甚。其西有小山，寒林古木，缭绕其次，春夏间必有可观者。自西阶下，一鹿居短篱中。忆秋月间曾偕履平、地山游此，纳杂花败草饲之，今皆枯尽，鹿不得食矣，遂出。其东南有别院，静阒无人，廊宇朴雅，几榻皆精洁，小坐片时，不啻仙境。其西南有小堂，东向。堂后有短垣，启牖望之，则天低野旷，西山历历在目。又有远树含烟，茆屋数家，疏密可绘。近则田畴十亩，而隆冬更无青草，洗然平净，亦有别趣。须臾，暝烟四起，余偕仲驥遂相与归。是夕，月倍明。读《离骚经》及陶彭泽《杂诗》、谢康乐《望所迟客诗》。

初十日，晴。晏起，录昨日记。仲基来，书舍中小坐。余与观客岁在杭以及过苏抵沪诸日记中叙西湖之胜，及留园、顾园、愚园等游之乐，其景物如在目前，偶一翻阅，可以排闷。须臾已日中，余甥水孟庚来视余，余与午饭。晡，览《明纪》及《纪事本末》。会大哥自东城归，曾至汪柳翁，为余谋万寿庆典差。逮暮，孟庚始去。晚，读《离骚经》及《九歌》之《东皇太一》章，又读司马长卿《难蜀父老》，雄直之气，瑰丽之辞，卓绝千古。又观谢玄晖《和王著作八公山》、陆士衡诸《拟古诗》。是夜，寒甚，月色朦胧。

十一日，晨，晴。止潜过，坐须臾即去。云与子颀出沙门视粥厂。余苦读性钝，旧书重理，皆艰涩不能成诵，故于前年曾拣择经书中精粹之语、温丽之词，随手摘录，顾无恒性，或断或续，至今日始成一帙，盖五经皆备焉。因题曰《经籍膏腴》。晡，览《明史纪事本末·开国规模》篇。下晡，阴霾四合，若欲雪然。夕，月稍露，甚暗。仍读《难蜀父老》，又诵江文通《杂体诗》及王贻上古体诗。

十二日，晴。晓起，观贻上诗。诣余师漱兰先生，不遇。乃入城，至李新吾处探其夫人病，坐良久，归已日昃。会陆勉侪来，邀仲基及余东至大栅栏观剧。既至，以斋戒日罢弦吹，怅然欲返，遂南至仁钱馆访夏粹卿。粹卿适观洪北江《伊犁日记》，又以钱谦益《列朝诗选》示余，云已散失，今搜辑尚未全也。须臾，余欲还，渠亦至官菜园看屋，遂俱与西。余先归，顷之，粹卿亦至，坐谈诗，良久去。览《明史纪事本末·削夺诸藩》篇。是夕月明虚幌，玉宇空净如洗。读屈子《九歌》《九章》，及宋玉《九辨》《招魂》，刘安《招隐》，又观江文通《杂体诗》、王贻上诗。

十三日，晴。天子于巳正诣天坛，宿斋宫，以翼日冬至，将有事于圜丘也。余晨偕仲基及大哥，诣正阳门前义和公绸缎铺，自

牖窃观，始则车尘飒沓，人声沸天，数有赤衣乘马者欢呼腾跃而过，云皆天子舆人，沿途换班者。顷之，翎顶补服乘马过者，不计其数。既而戒道者至，声渐阒寂，各廛闭尽阖，路畔惟见戎衣佩刀者旁立无算。又顷之，遥见一曲柄黄盖迤邐来，其后有负长刃者、佩弓矢者数十人，咸侍卫乘马左右，整肃徐徐行。俄乘舆至，舁者三十二人，后从骑无虑数百匹，冠服不一。又豹尾枪、大纛旗，皆天子卤簿也。既过，市中人蜂拥而出，喧阗如故。余与仲骥、大哥等遂相与归。

饭后，整治书帙碑版，移徙厨几毕，日已薄暮，微阴。夕，月复明而晕，惧有风。阅《明史纪事本末》。燕王即位，建文逊国，壬午殉难诸臣方孝孺、铁铉、景清等死事最惨烈。读王贻上诗，至《蠡勺亭观海》。早眠，以夜将至天坛观典礼也。

十四日，夜分起，月亭亭清光可爱。具衣冠，乘车偕介轩、仲基、适堂暨大哥，由珠市口出诣天坛，约二里许。路砥平，灯火历乱，唯闻车声、马蹄声，杂遝不绝。须臾至，入其西外扉，一望寥阔，林木惨疏，人影在地，有青布幕无算，皆各署长官止息之所，鞍马布满。遂入其内门，迤而南不数武，有回廊赤壁，云即斋宫墙。循墙曲折行，过一石桥，复南行数十武，始抵坛门。既入，皆长松翠柏，夭乔盘拏，微风动，清香芬郁。又曲折数四，有双石扉相向屹立，其南即圜丘，北黄穹宇也。遂入其南，出坛后，遥见长木三，悬灯火摇映。仰视坛凡三成：中祀大明、夜明、星辰、风雷云雨；最上则皇天上帝；旁祀列圣配位。皆布幄，灯烛青荧，遂登而遍观其祭品，乃下。是时，孤月斜转，众星寥落，四顾清旷。良久，冠裳云至，乐器罗布，执事者皆集，介轩以讲官应陪祀，遂前立。余数人退避西偏，遥而望之。俄见灯火前导，迤邐入。又久之，鼓钟皆鸣，乐作燔燎，光喷起不绝。礼郎读祝声远闻，然皆满

洲语，呕哑不可辨。时月微晦，北风惨慄。顷之，四围燎光皆起烛天，俄见介轩暨诸陪祀官皆散，余数人亦从之，复循故道曲折行，良久始得出，各登车归。东方未白，仍伏枕眠。

日高始起，风犹不息。观《南》《北史》。午后观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及《明纪》。永乐二年三月，选三甲进士文学优等杨相等五十余人，及善书汤流等十余人，为翰林院庶吉士。今则殿廷考试专取善书，而文学优等与否，不复问矣。是夕，月复明。读枚子《七发》，又观汉武诸诏、潘勖《册九锡文》、任彦升《宣德皇后令》及王贻上诗。

十五日，沈阴黯黯，有雪意。阅《南》《北史》。晡，览《明纪》。成祖遣中官将兵四出。初，建文帝御左右严，成祖北来，中官窃出，漏京师消息，成祖以为忠于己，即位后，遂委以事权。嗟乎，成祖以一时浅识褊见，遂启一代祸乱之阶，抑何其不仁也！夕，月复明。读枚子《七发》，观傅亮《修张良庙教》及王融等诸《策秀才文》。

十六日，晨，日光微暗，天色黄，大风寒。览《南》《北史》。日中，开朗。闻余兄暨仲基均在广和居酌饮，余亦踵往，则何颀蕃、夏粹卿、方嘯霞、樊、濮两公皆在，乃大酺，啖毕遂归。阅《明纪》成祖杀陈瑛、纪纲二人事，为之快甚。夕，月出稍迟。读枚乘《七发》及孔北海《荐祢衡表》，至李密《陈情表》。

十七日，晴。晓起，诣漱师处。坐顷之，又有曹某来谒，遂共坐，痛谈近来朝廷纪纲之颓，以及士林风气之坏，太息久之。日中，归。饭后，阅《明纪》。下晡，余具衣冠诣止潜处，盖止公于是日释服升祔，晚在江苏馆设饌款客，余亦与焉，饮毕各散。夕，览陆士衡《让平原表》。是夕倦甚，不乐久坐。

十八日，阴云叆叇。起，阅《南》《北史》。日中，约冕侪来共

午饭，毕，同往庆和茶园观剧。余素性好丝竹，虽非知音，而听之忘倦，最喜徽曲，尤爱其老生，谓其一唱三叹，有激扬慷慨、淋漓悲壮之致，若遇忠臣孝子事，则尤能感人。薄暮，归。夕，览《明纪》。仁宗践祚，倚任二杨、蹇、夏，虚怀纳谏，大非其祖父可比。又观刘琨《劝进表》，至任彦升《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表》，天色犹未开豁。

十九日，晨，积翳未散。日卓午，晴。粹卿过。顷之，渠暨大哥咸赴徐博兄之约。余饭后诣署，当月同事者为满人荣斌。既至署，亦无他事，惟诣监印处监用堂印，又至堂官前画押毕，散署遂至李新吾处。新吾云：杏孙令弟谋出洋事可望成。坐良久，日已薄暮，大风，遂出城。复谒沈兰师，谈陕西查办事甚详。顷之归，过市，灯火烂然。夕，览《明纪》，宣宗立。复观任彦升《为萧扬州荐士表》，至《为范云求立太宰碑表》。二鼓眠，众星历历，斜月东上。

二十日，晴，风。阅《南》《北史》。饭后，阅《明纪》。晡，余诣朱桂卿兄处小坐，为余诊脉，云左脉较前颇健，唯脾胃脉仍稍弱，遂索前拟丸方，余适忘携去，辞以须归即奉上。顷之，复至沈萼孙处，遂返。复阅《明纪》。是晚连聪肃要余及余兄、仲基等酌饮，仲基等咸往，独余辞焉。暮，侍母亲晚饭。风息。夕，读枚乘《七发》，观李斯《谏逐客书》，及邹阳《上梁王书》，又《狱中上书》，渔洋山人诗。

二十一日，晴，天气和暖。晨，书对联数幅。午后，览《南》《北史》。晡，阅《明纪》。初，太祖不令中官读书识字，又曰：内官但备使令，无多人。又曰：勿令有功，有功则骄恣。至成祖时，即令中官将兵，而听选教官入内教习。及宣帝立，遂建内书堂，改刑部主事刘翀专授小内使书。复增至四五百人，翰林官四人教

习，于是始通文墨，掌章奏，竟有擅传旨者。古今事前后相反，往往如此。

给事中戴纶，于成祖时侍太孙，太孙好游畋，纶具疏为成祖言之。后上问太孙：宫臣相得为谁？太孙以纶对。因出奏付之，太孙由是怨纶。及即位，纶卒不免于死。李时勉曾触怒仁宗，宣宗怒，召而亲鞫，欲杀之。骂曰：尔小臣，敢触先帝，疏何语，趣言之！时勉叩头曰：臣言谅闇中不宜近妃嫔，皇太子不宜远左右。帝为之色霁，遂以为忠，由是得解。人情偏私有如此者，可发一笑。

暮，方嘯霞约晚酌，余偕仲基方出门，见一老马，颓瘠骨立，一老仆夫在傍曰：此张宫保即张朗斋之坐马也，自关外来者。仲基曰：宫保升天矣。余笑曰：斯真可谓淮南鸡犬。遂至嘯霞处。须臾，群贤毕集。既坐，甘脆嘉珍咸备，饮尽欢乃归。

夕，读枚子《七发》，又观《谏吴王书》，有云：铄铄而称之，至石必差；寸寸而度之，至丈必过。石称丈量，径而寡失。故凡吾人论议学问之间，须务夫大者远者，若为苛论细辩，宜日形其不足也。又观江文通《上建平王书》。

二十二日，晨，晴，无云。览《南》《北史》。

王宏之为桓谦参军，殷仲文还姑熟，送者倾朝，谦要宏之同行，辞曰：凡祖离饯别，必在有情。下官与殷风马不接，无缘扈从。此可为今之世俗人戒。

午后，厚庵过访，适余兄方趋署，与余坐谈，良久去。下哺，天忽昼晦。览《明纪》。初，黄福治交阯，得民心，后召还。及黎利反，帝复遣往，未至，柳升为黎利所败，福走鸡陵关，为贼所执，欲自杀，贼罗拜曰：公，交民父母也，公不去，我曹不至此。黎利闻而叹曰：中国遣官吏，使人人如黄尚书，我岂得反哉！然则自

古边圉之启衅，寇贼之萌芽，未有不由于官吏之失人也。得人而治，而又更调，岂不可惜！

夕，寒星满天。读《七发》。又观任彦升《奏七夕诗启》，至《奏弹刘整》。又观渔洋诗。

二十三日，早，晴。览《汉书·艺文志》及陈涉、吴广传，暨《南》《北史》。日向午，昼忽冥晦。饭后，子颐约余及仲基至庆和茶园观同春部，末一出有老生名叫天者，亦名优也。音喉宛转激楚，抑扬有致，惜已曛黑，不能卒听，急归。时介轩、止潜、博泉、冕侪皆在，为骨牌之戏，灯烛辉煌。须臾，陈果肴，讌饮尽欢而罢。

仲基云：十四之夜，在天坛，乐作时，有大星东南方殒，光芒闪烁，适余亦见之，然不为意，至昨晚始闻浙抚崧镇帅骏于二十日卒官，盖去星殒日才七日也。仲基谓，此事甚奇。前闻张朗帅卒之前数日，亦有星殒之异。古来如此类甚多，不得谓天象竟无凭也。

夕，观沈休文《奏弹王源》，至陈孔璋《答东阿王笺》。是日，腹泻三次，倦甚。

二十四日，晴。览《汉书·项籍传》，作《读项籍传书后》。

余幼时读《项籍传》，乌江之役，至天亡我，我何渡为！为之凄然泪下。以项王将百万之众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取，卒有今日，不第籍不自信，抑亦千载后读书者所不信也。虽然籍之败固当，独惜其喑叱叱，气冠三军，湛船破甑，而破秦钜鹿，百世下犹有生气焉。乃亦困顿穷迫，不能自脱如此，为可悲耳！

日中，大风。览《南》《北史》暨《明纪》。下晡，诣冕侪纵谈。须臾，粹卿亦至，谈洪北江赐环事，及中外通商情形。顷之，梓泉自江苏馆归，遂在彼晚饭，毕，介轩亦来。

夕，归，览吴季重《答魏太子笺》，至阮籍《奏记诣蒋公》，风犹未息。复观渔洋诗。

二十五日，晴。览《汉书·陈馥张耳传》。天气和煦，有早春意。晡，览《南》《北史》及《明纪》。

初，太祖十五年，广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产铁，元时置官，岁收百馀万斤，请如旧。帝曰：朕闻王者使天下无遗贤，不闻无遗利。今民生甫定，复设此，必重扰。杖之，流海外。后宣宗三年，锦衣指挥钟法保请采珠东莞。帝曰：是欲扰民以求利也。下之狱。可谓善法祖训。

宣帝四年，陈瑄言济宁以北，自长沟至枣林淤塞，计用十二万人疏浚，半月可成。帝念瑄久劳，命黄福同往。大臣督漕运自此始。

明故事：官吏有罪，不问轻重，许运砖还职。至是，御史王翱请，犯赃吏但许赎罪，不得复官，以惩贪黷。帝从其请。未几，有赃吏纳米赎罪者，吏部请降一级用。帝曰：纳米乃一时之权宜，惩贪为立国之大法。遂诏文吏犯赃，如律科断，罢赎罪例。今之朝政有类此者，惜不得御史如王翱者言之耳。

宣宗用顾佐为都御史，任事岁馀，奸吏诉佐受隶金，私遣归。帝以问杨士奇，对曰：中朝官俸禄薄，仆马薪刍资之隶，遣隶半，使出资免役，隶得归耕，官得资费，中朝官皆然，臣亦然。帝叹曰：中朝官贫如此。由是得解。此盖明时相沿之习。如近来官京师者，辄受外官别敬、炭敬，亦此类也。又如各省学政、乡试考官所得之赢馀，皆非公法，然亦无伤大体。余每爱古人之度量恢广，为不可及。如韩魏公有玉盞，绝宝也，每召客，特设一席置之。一日，吏误触碎之，惶恐伏罪。琦徐曰：汝误也，非故也，何罪之有。夏忠靖公吏污所服金织衣，曰：勿怖，污可浣也。此皆足令人爱敬。或问忠靖量可学乎？曰：吾幼时有犯未尝不怒，始